

原書序

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夏；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後的；
我是初，我是終。

啟示錄二十二章 13 節

試問誰人未曾提出過疑問，想了解宇宙或人類歷史的起始和終結？只是我們卻未能常常清楚知道，當我們提出以上的問題，我們所談論的就已離開我們能觀察的經驗世界，並觸及當代物理學家所稱的「奇點」(singularities)。* 按本質而言，這些獨特事件超越了我們一般用以理解世界的範疇，因此憑藉人類的理解能力，根本不可能對這些事件建立完全的理解。按此而論，我們就不用為以下的情況感到驚訝：聖經將這些事件視為獨特的時刻，能使我們覺知上帝的實在 (reality of God)；亦視之為深不可測的莫大奧祕，能為萬事萬物賦予意義，並使一切得以穩固存留下去。

* 天文學家對於宇宙的形成提出了各種理論和學說，大爆炸論 (Big Bang Theory) 是其中一個受到普遍認可的理論。大爆炸論認為，宇宙是由一個極高密度和高熱的奇點開始，一直持續膨脹，至今仍未停止。——譯註

然而，若要在這些談及起初和末後的聖經故事中找到上帝的面容，我們就要知道應如何閱讀這些聖經篇章。基於各種不同的原因，對現代人來說，這些聖經篇章往往顯得充滿謎團。由於未能掌握理解這些聖經篇章的正確方式，我們面臨的危機，就是傾向置之不顧，單單視之為虛構故事或科幻小說。又或者，我們會按自己既有的觀點——無論是源於我們所接受的宗教培育，或是當代世界的「前見」（prejudices）——來塑造置於我們與經文之間的屏幕，篩選從中得知的意義內容。因此我們就會使自己失去機會，未能真正領受其中包含的啟示；而實際上，這些啟示卻充滿了崇高的論點，當中的教導至今仍極具價值，涉及整個宇宙有何意義（宇宙學）、人類的生命有何意義（人類學），以及最重要的是，我們的上帝有何身分特質（神學）。以上這些基本問題，就如幾千年以前的情況那樣，跟當下的我們依然密切相關；而就這些基本問題，當我們除去一切妨礙我們達至正確理解的障礙，便可以從上述眾多殊具深義的聖經故事中，獲得異乎尋常的啟迪。

本書的內容建基於我在泰澤團體內的聖經分享，這種聖經分享是在泰澤舉辦的國際青年聚會之一部分。本書涵蓋了創世記首四章及啟示錄的最後部分。我不會將這些聖經篇章視為解釋宇宙世界萬物起源的過時理論，並作為現代科學理論以外的另類選擇；也不會視之為影像般的紀錄，展示宇宙萬物形成的過程及將來的模樣。有別於此，我會在本書嘗試辨識，在信仰上帝的亮光

下，這些聖經篇章對宇宙萬物及整體人類的存在意義有何深刻見解。按正確的方式來理解，我們就可以看到，這些聖經篇章打斷了纏繞在這個封閉世界周遭的鎖鏈，使我們得以在更廣闊的世界中活出我們的生命。這些聖經篇章容讓我們去發掘，在萬事萬物的核心之中，存在永不枯竭的「能量泉源」及「合一的焦點」，使我們得享滿全的生命，並能不斷彼此分享。

一

創世記第一章 和平的國度

「起初……」 (*bereshith*) 是個簡單和常見的希伯來文用語，創世記第一章以此作為開首，從一開始就邀請我們拋下一般認識世界的方法，走向人類無法直接進入的地方。事實上，由於我們無法擺脫「在時間內」的處境，我們認識時間的唯一方式，就是在持續的時間內經驗它，並且將感受者 (perceiver) 的「此時」 (now) 對比於所感受 (perceived) 的「那時」 (then)。我們透過記憶回顧過去，亦透過一些已發生的事情，在某程度的連續中預感將來。現在這個片刻，乃是轉瞬即逝、不可抓住的事物；當我們嘗試抓住現在的片刻，這片刻就已逃離我們而去。同樣地，嚴格說來，關於時間的開始和終結的觀念，也是不可想像的事物。我們每天晚上睡覺，每天早上醒來，卻無法記起自己確切入睡和起牀的時間，因為我們每天的意識隨着時間而流動，二者無法區分。

2 我是始，我是終：

聖經中的創造故事與應許成就的遠象

依據類近的思考方式，我們所談到世界的「起初」，就可以是指當代物理學所說的「奇點」（singularity），這「奇點」存在於我們所認識的時間之外。那麼，探問在「起初」之前發生甚麼事情，會是個有意義的問題嗎？按上述的定義來說，「起初」並不是實質的時間順序，亦不僅僅是整個序列中最先出現的事物，而是整個序列存在本身背後的意向（intention）；那就是說，「起初」屬於性質上的轉變，亦是「在時間之外的時間」（time out of time），我們僅能藉由某種程度的跳躍，無論是信仰的跳躍或理性的跳躍，方能觸及這「在時間之外的時間」。因此根據聖經的記載，在出現希伯來文 *bereshith*（起初）一字的那句經文，同一句內接續出現的字就是 *elohim*（上帝），實在不足為奇。「起初」和「上帝」，這兩個觀念緊密相連。古代異教神祇守護的宇宙，就他們自己所屬的宇宙，相對而言，聖經的上帝跟祂所守護的宇宙，卻分別屬於全然不同的秩序。由於上帝並非處於這持續的時間之中，亦並非受這時間管制，因此祂就能夠真正成為一切存在的起始和源頭。而聖經的第一句話就用了動詞 *bara'* 來表達這個真理，這字被翻譯為「創造」。

有別於英文的 create（創造），嚴格來說，*bara'* 這個動詞並非關乎某個藝術家或工匠的創作，把原本已存在的事物塑造成新的模樣。按照聖經的意思，創造意即使全新的事物得以誕生，並成為這存在之物的源頭；而這種意義下的創造，更特別是指向

上帝，因為這正正就是上帝的基本特質。聖經的上帝是「永恆的新」(Newness)，是一切新事物的獨一源頭，因此我們與上帝的關係也就必然涉及參與這「永恆的新」。在上帝裏面，我們持續不斷地得到更新；¹而「衰朽」(decrepitude)則意味着「遠離起始」。

在這樣的理解下，創造的行動就不僅或單指向過去的某個時刻、某個時序的開始。「時序的開始」這個觀念，充其量只是記號(或有時我們會傾向稱之為聖禮)，指向在上帝裏一切事物的永恆起源。從更深入和更真實的層次來說，創造是一種持續不斷的關係，是存在於我們這個世界的萬事萬物背後恆常不變的面向。換另一種方式表示的話，那就是說，假若稱呼聖經的上帝為創造者，是指在很久以前、在遠久的過去，祂使萬物得以存在，然後又退回到自身浩瀚的孤獨之中，從此消失人前，這樣的說法並不正確。但如果稱上帝為創造者，即等同於自然地承認祂是一切事物的開始和終結，那麼這稱呼卻能夠更真確地表明以下的事實：萬物得以存在，並不是基於萬物本身固有的力量，而是透過與「另一位」(Another)的關係才得以存在。除了上帝之外，萬物並沒有別的源頭。

將聖經的上帝視為一切新的、意料之外的事物背後的永恆萬有源頭，這觀念亦曾在聖經的其他部分留下痕跡。在公元前六百年，即很可能是創世記第一章成書之時，當時以色列的統治階級被擄到巴比倫，一位無名的先知就在該處興起。由於上帝過去曾

4 我是始，我是終：

聖經中的創造故事與應許成就的遠象

以大能施行拯救，在面對當下的苦難，陷於絕望的處境之時，有些人便只顧懷緬過去，於是先知針對他們宣告：

你們不要記念從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時的事。看哪，
我要做一件新事；如今要發現，你們豈不知道嗎？

(賽四十三 18-19 上)

這位上帝一直顯明自己，亦一直忠於自己，祂絕對有能力再次施行出埃及的神蹟，甚至能夠使天地萬物重新建立（比較賽四十三 19 下及創二 6），藉以拯救自己的百姓——即使他們已徹底墮落敗壞。從這角度來說，上帝的每個行動都是「新創造」，把人類的存在、生活及生而為人的意義帶到更高的層次，如果沒有上帝，人生只會索然無味，毫無意義。**他一出令，這些就都消化；他使風颳起，水便流動。**（詩一四七 18）

若要了解創世記第一章的真正意涵，我們就要謹記上述這種對創造的理解。那稱為基要主義或字義閱讀的方式，會把這章經文視為對「遙遠過去確曾發生的事情」所作影像般的紀錄；但其實，以這種方式閱讀的人所持的基本信念並不真確。當聖經的受感作者（inspired authors）談到「起初」，而這是他們不能直接進入的領域，他們就是要透過經文向我們傳達一些重要信息，即上帝是誰，以及我們是上帝的創造。他們僅能透過自己唯一能夠運用

的方法來表達這一切，那就是：運用這世界中我們所能理解的元素，投射於過去的時間，藉以表達相關的信息。順帶一提，科學家及任何嘗試透過人類理性來描述或了解各種事物的人，都是依據這同樣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想法。我們僅能運用已有的知識，連結於未知的事情，藉以了解未知的一切。

其實，在聖經對創造的敘述與科學對宇宙起源的解釋之間，兩者真正的差異並不在於運用不同的方法，而在於提出不同的問題。物理學家和當代演化生物學家 (evolutionary biologists) 主要的研究興趣，是要了解世界和生命背後的自然機制，藉以理解萬物如何出現，並整個世界如何一直運作下去。然而聖經第一章的作者主要的關注，卻是以色列人的歷史及他們的上帝，如何跟人類的歷史及整個宇宙連結在一起。他們下筆著述的最主要目的，是要宣告自己的信仰：那位闖進他們生命中的上帝，乃是全宇宙的上帝，並深深連結於萬物的存活與命運；換句話說，這位上帝並不只是某個部落的神祇，僅僅關注如何延續某個特定羣體的生命。此外，他們之所以述說這樣的故事，是要嘗試表明：我們所認識的世界，是如何源於這位上帝的本性和生命？這世界既由上帝所創造，到底有怎樣的基本特質？這世界出現怎樣的變化，才算是違背作為上帝受造物的身分？其實，當我們透過以上的方式來了解我們自身的起源，就意味着我們會得到一份藍圖，從中得知我們要如何過恰當的生活，才能使我們的生命與現實世界保持

6 我是始，我是終：

聖經中的創造故事與應許成就的遠象

和諧一致；從這個角度來看，聖經作者所關注的並不是理論層面的事情。在接下來的篇幅，我們會一再重複運用**智慧**這個字；而聖經作者所努力追尋的事物之一，就是**智慧**。

雙重的進路

在過往一段相當長的日子，直到今天，一眾聖經學者都同意，創世記並非從開首到結尾都是出於同一作者的手筆，而是由不同來源的文本拼合而成；支持這說法的其中一個證據是：創世記的開首部分，乃是由兩個創造故事組合而成的完整篇章，而不是單一的創造故事。以下相關的觀點，直到近期仍然廣受接納：第一個記述（即創一 1 至二 4 上）是出於較後的時期，屬於祭司傳統（Priestly school），可追溯至公元前六世紀以色列人被擄到巴比倫的時期；第二個記述（即創二 4 下至三 24）則可追溯至更遠的所羅門時期，屬於所謂的「雅威典」（Yahwist source）。不過，近來這個假說卻開始受到質疑，只是學界仍然未能就此建立新的共識。其中一個新近提出的說法是，第二個記述的編寫時期，要晚於第一個記述的編寫時期，即來源大約是在「後被擄時期」。

單單依據文本來判別編寫時期，明顯存在極大風險，尤其當我們要處理的材料是建基於口述傳統。這個傳統曾不斷經歷一次又一次重述，最終才寫成文字，或許還被重寫超過一次以上。當我們考量上述的過程，判別文本的編寫時期又會是甚麼意思？回

泰澤靈思系列 2

我是始，我是終

聖經中的創造故事與應許成就的遠象

作者 若望修士

譯者 陳胤安

系列主編 范晋豪

編輯 江程輝

設計 鄭堅徒

發行人 翁傳鏗

出版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

總辦事處：香港九龍柯士甸道140-142號14樓

電話：2367 8031 傳真：2739 6030

電郵：info@cclc.org.hk 網址：www.cclc.org.hk

發行：新界沙田火炭黃竹洋街9-13號仁興中心702室

電話：2697 0286 傳真：2694 7760

電郵：warehouse@cclc.org.hk

承印 陽光（彩美）印刷有限公司

二零一八年七月初版

經文引自《新標點和合本》及《和合本修訂版》，版權屬香港聖經公會所有，蒙允准使用。

版權所有

Taizé Spirituality Series 2

I Am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

Creation Stories and Visions of Fulfillment in the Bible

Author Brother John of Taizé

Translator Chen Yin-An

Chief Editor Samson Fan

Editor Kong Ching Fai

Design Cheng Kin To

Publisher Yung Chuen Hung

All Rights Reserved

First Edition July 2018

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.

14/F, 140-142 Austin Road, Kowloon, Hong Kong

Tel: 2367 8031 Fax: 2739 6030

E-mail: info@cclc.org.hk Website: www.cclc.org.hk

Cat. No. 1182.02

1.5m130

ISBN 978-962-294-239-4

Original French version © Ateliers et Presses de Taizé, 71250, 2007

© Copyright 2007 by Society of St. Paul / Alba House